

黄河儿女

辛 民



黄河儿女

辛 民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黄河儿女

辛民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路七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$5\frac{1}{8}$ 字数: 10万字

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7,000册

书号: 10088·602 定价: 0.44元

目 次

一	引子.....	1
二	久别重逢.....	16
三	赖四上勾.....	29
四	如意算盘.....	41
五	趁火打劫.....	60
六	糊涂村长.....	70
七	顺藤摸瓜.....	81
八	群情激愤.....	98
九	巧渡黄河.....	108
十	在酒席上.....	125
十一	山雨欲来.....	140
十二	胜利归来.....	150

一 引 子

人们传说，天下黄河九曲十八道湾，大约就在五曲十五道湾上，有个古老的县城。这县城的北面，横亘着雄伟的万里长城。波涛滚滚的黄河，从东而来，流到这里拐了一个弯，向南滔滔流去，象一条巨蟒，弯弯曲曲地把县城围了起来。从县城往东走三十里地，有个村子，名叫河堡。

一九三九年七月，在河堡的园田里，糜谷已经拔节吐穗，棉花开着一串串的白花；高粱、玉米张开碧绿的叶子，也开始秀穗了。

一天，太阳刚刚露脸，一个穿着白色小褂的放牛娃，吹着芦管，骑着一头黑牛，旁边还赶着一头黄牛，走出河堡村的边墙门洞，沿着小路，下了一道坡，穿过一片玉茭地，来到黄河畔上的回水湾旁。他从牛背上下来，把牛赶到草地上，拴了一根长长的牛绳，把一黑一黄的两头牛拴在树上；那两头大犍牛，伸长舌头，贪婪地揽着青草吞吃起来。放牛娃坐在树根上，吱吱唔唔地吹起芦管来。他吹了一阵，放下芦管，唱起带着童音的小曲儿：

财主的牛呀，肥又大哎，

放牛的娃呀，皮包骨哎！

.....

在河沿上，有几棵柳树，多年来经河水冲刷，象个饱经风霜的老人，弯腰驼背，低低地爬到河面上。柳丝随着河风摆动，溅起串串浪花。露在地面上的柳根象老人满是筋骨的手，紧紧地抓着地皮。在一根树根上系着一条船绳儿，船绳儿拴着一只轻泛的打鱼小船。

这只小船，长不过丈余，宽不过五尺。这放牛娃是个爱耍水的孩子，平时，他在岸上还天天耍水，如今一见小船，早已眼馋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芦管往裤腰带上一插，解开船绳，跳上船，拿起撑杆一撑，然后双手把桨划船，船便顺水漂流而去。他正玩得开心，突然，从河岸上传来一个少女的清脆吼声：“哎——于水生！谁让你划我的船？”

这个名叫于水生的放牛娃，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，冷不防吃了一惊，停下桨，扭回头来一看，原来是鱼家闺女李艾艾，就更加乐了。

李艾艾比于水生小一岁，在这一带的河面上是出了名的好姑娘。说她好，不仅是人样儿长得俊——圆圆的脸蛋，浓黑的眉毛，池水一样清亮的眼睛，一条长长的辫子，搭在身前，身上穿着家做的白底蓝道柳条儿布衫，头上戴顶大草帽，浅蓝色的裤管，挽到小腿上，赤着脚，而且，她还是一个性格泼辣、心灵手巧的姑娘，常常在河上捞鱼割柳，赛过男子汉。

于水生和李艾艾认识，是三年前的事。

有一次，李艾艾撑着小船从她家住的小岛上过河来，一不留心，小船窜入了急流；船儿象脱缰的野马，怎么也驾不

住了，急得她又吼又叫。这时，于水生正在河沿锄地，一听呼叫，忙甩下锄头，一个猛子扎到河里，凫到小船跟前，李艾艾把船绳向于水生“刷”地扔去，于水生接过绳子，这才把小船拽着靠了岸。以后，他们三日两头断不了在河上相遇，渐渐地就熟识了。所以今天当于水生听见是李艾艾在岸上吆喝时，不仅不害怕，还故意挑逗地说：“唉呀，可把我呀，大大吓了一跳，魂都没了。”

李艾艾也取笑说：“你呀，装的才正经，看小心翻了船！”

于水生佯装才认出李艾艾，说：“看看！我还以为谁呢，原来是你呀，那我还得耍耍，你看行不？”

李艾艾故意噘起嘴，高着嗓门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小后生驾人家的船，看你还有脸没脸？”

两人戏说着，小船已经靠岸了，于水生要跳下船，李艾艾拉着船绳一步跳上船去，说：“我和你要笑，看把你忙成个甚，你就坐在船上吧，我把你渡过滩去，咱们耍上一阵。”

“唉呀，大闺女的船，咱怕坐下乱子呀！”于水生满脸是调皮的微笑。

“别人不能吧，还不能让你坐，看把你吓的，哪能坐下乱子。”李艾艾认真地说。

于水生一听高兴了，问：“你让我过滩去，有啥好玩儿的？”

李艾艾也高兴了，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显出得意的神情，说：“有啥好玩的？有娘娘庙，有太子滩，有鱼，有

雁，你没去过吧？”

于水生承认说：“没。”

“亏你还住在河畔上，又爱耍水，连个太子滩、娘娘庙也没去过。”李艾艾很为于水生惋惜。

“小娃娃哪会儿，大人不让过去，这二年老顾种地放牛，哪还有工夫游逛呀！”于水生解释说。

“这也是。咱穷家小户也没那份心事游山玩水。”

李艾艾很同情于水生的遭遇，顿了顿又说：“今天我带你过去，捎带到我家玩玩。”

于水生望了望大树下的两头牛，说：“你看，那牛怎么办？”

李艾艾那双象会说话的眼睛一扑闪，有了主意，说：

“牛在树上拴着，有草吃，有水喝，它又飞不了，你担心啥？”说着，也不管于水生同意不同意，拿起撑杆使劲往岸上一点，那小船“吱噜”地离开了河岸，向河心荡去。两人各搬着一根桨，一摇一晃地在水中“哗啦”、“哗啦”地划了起来。

小船顶开浑浊的河水前进，河水扑打着船身，船身击荡着河水，河水泛起了鱼鳞似的波纹。水波动荡，小船吱吱呀呀地，没有几桨就冲到了河心。那船随水漂流，于水生放下桨，从腰带上取出芦管吹了起来。

李艾艾也兴致勃勃地唱起来：

黄河岸是家乡，渔家姑娘捕鱼忙，
千家帆来，千家网，金丝鲤鱼网中装。

.....

在黄河中有一个小岛，这个小岛象一个绿色的大船漂浮在水面上，岛上有个娘娘庙，本地人习惯地把这个小岛叫“娘娘滩”。李艾艾家就住在这个小岛上。她的父亲叫李记世，几辈人都是滩上的老渔户。李记世一面靠租种滩上的薄地，一面打鱼做柳为生。别人说他是滩上不足网上补，水旱都收，其实他是两头丢。河水大时，水涨淹没了滩上的庄稼；打捞些鱼，又被财主抢去顶债；雨水少时，河里没鱼，滩地庄稼又被旱死，实际上是水旱不收。不过李记世是忙了滩上忙河上，一年到头拿起锄头放下网，不是编箩筐，就是织簸箕，抽空儿还得出外打短工，手脚不闲地扑闹着生活。那年，艾艾娘生下艾艾时，李记世正在外忙活儿，家里的柴、炭、水、面都得艾艾娘自己张罗，不幸得了产后风，后来肚里结起了疙瘩，肚疼得满炕翻滚。赶李记世回到家来，艾艾娘早直挺挺地躺在炕上。李记世借钱买了个薄皮棺材，好歹才算安葬了老婆。李艾艾没有了娘，她爹把她送到姥姥家抚养，才把她照料大。从此李艾艾便成了她爹的好助手，撑船捞鱼她帮着爹干，种地做活也少不了她的手，家务做饭那更是独自担。她是又当闺女又当小子，样样都得干，样样都能行。今天，她过河给父亲送些柳条，没想到和于水生相遇。

动人心弦的芦管声和歌声余音未散，小船已经到了娘娘滩岸边。他们把船儿停在滩岸边，拴好绳，就跳上了岸。

岸上有几株歪脖子的爬河柳，左边是一片沙滩，滩上长

着齐大腿高的蒲草，一墙高的芦苇，河风吹来，窸窣窸窣地响；右边是个乱石砌成的码头，码头上安着一付秤杆吊桶。过了码头是一块园子，园内种着黄瓜、韭菜、葫芦、葱等菜蔬。一串串一簇簇的菜花，吐香争艳。顺着园中的一条小道，爬上一道小坡，上面是一片台田。台田周围长满了花草树木。上了台田，中间是条弯弯曲曲的小道，走到小道的尽头，有一个庙院，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，庙门上方写着：

“汉母宫”三字。走进庙门，左右是两个挑角禅房，象鼻斗弓，飞檐若舞，挑角上挂着铃铛，河风吹来，叮叮当当，连声作响。中间是个石砌牌楼，过了牌楼是个大院；院子的正面是个大殿，大殿内是汉母塑像。两边是厢房，厢房和大殿之间有个圆门。

李艾艾和于水生在大殿内串来串去，左瞧右看，然后出了圆门，就是三间座北朝南的土坯茅屋，周围都被桃李树木围着。门前有几棵杏树，树下放着大鱼缸，平时捉来的鱼放在缸内养着。房前屋后种着许多瓜茄葫芦，葫芦蔓随着草绳爬上屋顶，架上稀稀落落地结了几个大葫芦。架下还有没上架的黄瓜，艾艾顺手摘了两条黄瓜递给于水生说：“嗯，给你解解渴”。

于水生撑了一阵船，又跑了一段路，确实有点干渴，便接过李艾艾递过来的黄瓜“咯崩”一咬，又脆又清凉。于水生看着这一切，边吃边称赞：“别看你们这个滩人烟少，可是瓜茄葫芦种得满全。”于水生瞅了李艾艾一眼，轻声地问：“你住在这里好不好？”

李艾艾的眼睛绕园子看了一遭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也好

住，也不好住。其实，咱们庄稼人，春种葫芦夏压瓜，又栽树又种麻，下河撑船捞鱼虾，做多了也不稀罕，可光那又顶不了多少饭，遇上风调雨顺的年头，还凑合着过日子，要是有个天旱雨涝，那日子就不好熬啊！咱穷苦人家，比不上那些有钱的阔人。城里、乡下那些阔人准是住腻了，常常来这滩上散心。我爹成年在外揽工，我自个儿下田，孤单单的也够担惊受怕的。”李艾艾低着头，手里摆弄着油黑闪亮的大辫子，脸上浮起了红晕，羞涩地说：“你以后常来不？”

于水生说：“我怕你爹骂。”

李艾艾说：“他不是卖柳货，就是在外打短工，常不在家，怕啥！”

两人说了一阵话，又回到船上，向离娘娘滩不远的另一个叫“太子滩”的小岛划去。

“太子滩”滩尾低，滩头高，象一个老大的鲸鱼。滩上树木花鸟多，滩尾上长着齐大腿高的蒲草，河鸟忙碌地寻觅食物。河水的波涛拍打着滩岸。

他两人把船靠到滩尾，走上岸，见一个洼地，洼内存着一池清凌凌的水。艾艾看见于水生对这清水惊奇不解，就解释说：“河水上涨，涌到滩上，河水一跌，水就存放在洼内，时间一长，就澄清见底。”在李艾艾说话中间，洼内冒起一串气泡，一只鱼鸛伸长脖子寻觅食物，见人来了翅膀一搥“哗”地飞走了。

艾艾惊喜地说：“水生，这洼内一定有鱼。鱼鸛正捞鱼，让咱们给惊走了，咱悄悄等着。”他俩再慢慢细看，果然见水里又溅起了一串串的水泡。

水生挽起裤腿就要下水：“洼内有鱼，咱们下去捉。”

艾艾扑哧一笑说：“好容易，鱼是滑的，你那里能抓住，就是抓住，他尾巴一摆就跑了，把水搅混，那就再也捉不住了。你不听人说，混水难分鲢和鲤，水清方见两般鱼。”

水生笑说：“你看我急着吃鱼，连这个也忘了。捉不住咱们不会弄个网，或许能捉住。”

艾艾把手一拍，赞同地说：“你说得对，天平没眼儿，自有法码在。你给咱们折些柳条，我给咱弄些蒲草，就有法捉住。”

水生走到一棵大柳树跟前，两手往树上一抱，两脚一跳，蹬蹬地爬上树，折了一把柳条，艾艾拔来了蒲草。眨眼工夫，艾艾就编成了个大柳网。他俩一人捉住一头，从洼的这头围到那头，水从网孔中漏过，有条鲤鱼眼看就要被围住了，可是鱼借水势，头尾一摆，一下子又滑到水中，网里只剩下几条小鱼。他俩就又网了第二回。这一回没等鱼摆动，艾艾一脚踩住柳网，双手一兜，把一条鲤鱼撩到了岸上。鱼啪啪地跳，艾艾紧跑几步，双手卡住鱼鳃，眉开眼笑地欢叫起来：“水生，快来看，还是条金丝鲤呢！”

水生赶紧找了根筷子粗细的芦根，穿过鱼鳃，把鱼拴住，给艾艾提在手里。

艾艾提过金丝鲤，见一条条金黄色的线条，象金丝玉缕嵌镶在鱼鳍鱼背上，发着透明的光亮，说：“金丝鲤可名贵了。人们说五月鲤赛如活人参，你拿去吧，准能卖不少的钱。”

水生推推让让，怎么也不要。

艾艾急了，说：“你咋不要？”

水生明白，艾艾一年到头，不管春夏秋冬，泥里来，水里去，也够辛苦的了。这条鱼让她去多换几颗粮食，就说：

“我要了，老财家说我要水捉鱼不放牛，就不给我饭吃。”这时，水生突然喊了起来：“唉呀，糟了，你看咱们走了多长时间，把牛也忘了，今天还没割下草呢！”

艾艾说：“不怕，滩上有的是草，咱们拔一些就够牛吃的了。”说着，两人相跟着又来到滩边，拔了些草，这才上了小船，离开“太子滩”，向河这边划回去。

水生拴在树上的那两头牛，吃完了周围的草，抬起头来哞哞地叫了几声，不见小主人。那头黑牛绷断绳子，跑到庄稼地吃玉茭苗，另一头黄牛正暴怒地挣扎着，眼看也要把绳子绷断了。

这时候，河堡村的大财主张读正和他的管家，外号叫做“白脑心”的，路过河畔，见黑牛正在吃他家的玉茭苗，立即暴跳如雷地吼了起来：“这是谁家的畜牲，糟害我的庄稼！”

“白脑心”停住脚步，眼珠子骨碌碌一转，认出是于水生放的牛，就说：“二爷，我看象是二爷的冤家对头——于家那小子放的牛。”

张读一听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，他差点死在水生爹锄刀下的情景，陡然出现在眼前：

原来，有一年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，水生娘到野地里挖野菜，被张读碰见。张读一见水生娘便起了邪心。他走到

水生娘跟前，露出一嘴被烟熏黑了的牙齿，“嘿嘿嘿”地奸笑着说：“巧媳妇，没关系，苜蓿是我家的，你尽管掐吧！”

水生娘深怕张读麻缠，提起篮子扭头就走，张读却一下把篮子抢在手里，死皮赖脸地说：“这东西苦涩苦涩，哪有吃头，不要受那份罪了，凭你这俊俏模样儿，就够好活一辈子了。”

水生娘一听，火气冲上脑门儿，骂道：“你是个读书识字的人，说话连放屁都不如！”说着把手里的篮子对着张读甩过去，趁机跑了。

水生娘在前头跑，张读撅着屁股在后面追。水生娘前脚一进自家的圆房小门，张读后脚也进了院，象饿虎扑食一样，一下扑上来。水生娘象被毒蛇缠住，一挥手“啪”地一巴掌打在张读的腮帮上，放声叫起来：“救人！救人！有了贼了。”

张读脸上虽火辣辣地痛，却紧紧拉住水生娘不放，说：“谁是贼？你偷掐苜蓿才是贼”。

正在张读同水生娘纠缠不休的时候，水生爹帮一个叫鲁铁锁的铁匠铡完草，扛着铡草刀回来了。他一听屋里水生娘吼叫，紧跑几步进了院，把铡刀“当啷”一声扔在院内，一个箭步踏进门来，一见这个情景，顿时怒火上升，气炸了肺，两眼迸射着火焰，赶前一步，劈胸脯一把抓住张读的领口，骂道：“你狗日的干的好事！”水生爹那粗壮的胳膊，象老鹰抓小鸡一样，拽住张读往铡刀床上拉。张读死堕住屁股，双手撑住门框，死活不敢走一步，并且放声嚎叫：“救命！救

命！谁救了我，偿他一百块白大洋！”

张读吼了一阵，见没人来救，他只好向水生爹哀求道：“姓于的，我叫你爷爷，千万饶了我这条命，放了我，你说咋就咋？”

水生爹两道灼人的目光逼视着张读，伸起一只满是厚茧的大手，“啪啪”地给了张读两个响亮的耳光。张读的脸马上肿得象发面馒头一样。水生爹愤怒地大骂：“救你的命？老子要你的命！”

说罢，水生爹左手捺着张读，右手“哧”地一声，拉开了铡刀，正要把张读的头捺到铡刀床上，突然，从背后跑来两个人，二话没说，一人把住铡刀，一人把张读抢走了。

原来，这两人是跟着张读游山玩景的狗腿子。他们见主子纠缠水生娘，便在后面跟着，突然听到张读的呼救声，觉得事情不妙，便闯进院子，这才把张读从铡刀床下救了出来。

水生爹甩下铡刀大喊道：“人活百岁也是个死，和他狗日的拼了！”

水生娘死死抱住水生爹的腿不放，水生爹圪蹴在地上，“呼哧”，“呼哧”直出粗气。

水生爹怒铡张读的消息，象长了翅膀一样，一顿饭工夫，就传遍了河堡村的街头巷尾。

铁匠鲁铁锁听到这个消息，心想：这下可捅了马蜂窝！饭碗一撂，跑到圆房小屋，劝水生爹连夜逃走了……

此刻，“白脑心”一提起冤家对头，张读下意识地摸摸脖子，浑身又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“嘿嘿”一声冷笑，对

“白脑心”说：“老白，给咱捉住，非把这小子填到河里不可。”

“白脑心”见于水生和李艾艾划过船来，便献媚地指给张读说：“看，那不是于家那小子！”

张读把手里的黑拐杖一挥，威吓道：“好，咱先把牛扣起来，再和这小子算账。”

“白脑心”跨着短短的叭唧腿，把牛牵了过来，拴在树上，然后又从张读手里，要过手杖，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二爷，看我给你整治整治这小子。”

艾艾和水生撑着小船靠了河岸，水生一抬头，发现黑牛不见了，正四处张望，不料“白脑心”已经扑了过来，劈头盖脑地朝水生身上猛打了两棍。

水生猛不防挨了两下闷头棍，身上麻辣辣的痛，回头一看，见张读横眉竖眼地站在岸上。“白脑心”挥舞着拐杖又要打过来，艾艾着急地吼叫：“还不快跑！”一句话提醒了水生。水生放开脚步，边跑边把袄子脱掉，“噗通”一声跳到河里，藏到芦草丛里。“白脑心”拣起于水生的褂子，搂在怀里，气呼呼地威胁说：“看你小子今日有去无回。”

“白脑心”狗仗人势的样子，艾艾早已看不顺眼，就顶了一句：“有钱就不讲理了，动不动就打人。”

“白脑心”假惺惺地笑着说：“好嘴儿巧。打他，你是不是心疼哩？”说着，走近一步，直盯着艾艾。

艾艾气得胸脯子一起一伏，冲着“白脑心”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看甚哩，棺材里露出个脑袋，死不要脸。”

“白脑心”嘻嘻一笑，说：“我看你手里那条鱼，你从

哪里弄来的？“白脑心”见张读给他使了一个眼色，他本是一条调教过的狗，张读一撅屁股，他就知道放甚屁，忙咧开大嘴说：“你那条鱼送给二爷吧，做个人情。人常说，人心换人心，八两换半斤，二爷还能亏待你！”

艾艾一听，气得脸儿发青，说：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赖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想吃，不会自个儿捉去。”

“白脑心”立刻显出一付奴才相，把脸一沉，说：“我看你有眼不识泰山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……”

“白脑心”话没说完，张读瞪了他一眼，他立刻心领神会，换了一堆笑脸，腔调温和了：“艾姑娘，凭二爷和你爹的交情，这鱼……”

艾艾打断“白脑心”的话，怒声怒气地说：“谁和他有交情？我这鱼喂狗，你也管不着。”

艾艾几句带刺的话，把“白脑心”顶得直翻白眼，张读挨了艾艾的奚落，张着嘴有气说不出来。

水生藏在芦草丛中把艾艾和“白脑心”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随后，当他看见“白脑心”死皮赖脸地向艾艾抢鱼时，悄悄从芦草中钻出来，趴上河岸，冲着张读和“白脑心”吼道：“不要脸的，想净吃白拿。你们财主家又不是出不起钱，掏钱买去，自己捞去，又不是不长手的牲口。”水生这一番话把张读和“白脑心”气得张口结舌，鼻孔里呼呼直出粗气。不料，水生又接着说：“‘白脑心’，给爷爷褂子。”

张读气得八字胡都竖了起来，翻着红扯眼，冲着“白脑心”嚷道：“老白，你给我把这小子抓住。”